征文

跨越太平洋的记忆(11、12)

▲出土的动物骨骼

▶出土的印有“SAN FRANCISCO”标志的酒瓶

轻叩历史之门——

斯坦福大学与中国劳工的故事

吴 玥

2018年秋，我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考古中心学习。初到斯坦福，它那宽阔的棕榈大道、美丽的热带植物园以及个性化的建筑便吸引了我，我愉快地开启了标准的“游客拍照模式”。那时候不曾想过，在这里看到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木，竟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春季学期，我偶然得知中国劳工也曾参与过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建设，这使我惊讶不已。我曾参与斯坦福大学为纪念“金钉节150周年——中国北美铁路工人项目与中国劳工贡献”所举办的特别活动，从那里我得知，参与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的中国劳工人数始终保持在1万至1.2万，这些先辈的辛勤劳作对于利兰·斯坦福家族财富的原始积累以及后来斯坦福校园的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闪闪发光的历史、这些流过血汗甚至付出了生命的劳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竟曾一度被遗忘。我好奇他们为何来到这片陌生的大陆？是什么契机让他们从事了学校的建设工作？他们作为群体、作为个人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最终这些中国劳工又去了哪里？这些疑问始终萦绕在我脑海。

终于，在我参与的发掘工作中找到了一些答案。

由劳拉·琼斯教授和梅根·维克托博士后共同开设的发掘课程，遗址选在了位于斯坦福植物园内的中国劳工区域（简称ACLQ），该区域在1880年至1925年间由中国工人使用，直到1925年，最后的居民离开了这里，建筑物也在同年被拆除。时过境迁，当年劳工们生活的旧址早已不见踪迹，那些曾经生活的痕迹被时光和土壤掩埋，这给考古发掘带来了挑战。

随着发掘的深入，一些人工制品陆续被发现，其中出土有铁栅栏、大量的圆形和方形铁钉、形状不一的来自中国的棕褐色带釉陶罐残片、众多各色玻璃瓶残片和大量的动物骨骼。这些人工制品有助于还原当时的生活情景。可以推测，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中国劳工，修建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居住区域，他们既使用着来自中国的产品，同时又购买当地的啤酒或红酒饮用。在收集的动物骨骼里找到了大量的牛骨、猪骨还有一些鱼类骨头，部分的牛骨可以看到明显的切割痕迹，这说明生活在ACLQ的这部分中国劳工至少在饮食方面维持着较好的水平。在靠近厨房的巨大灰坑中，发现了精美的珐琅器，带有四季花卉图案的瓷片、青花瓷片、贝壳制作的纽扣、清代铜钱、折扇扇骨、排水管、皮鞋的残片、勺子、来自德国的穿线器、标记“SAN FRANCISCO”的完整酒瓶、刻有“日本麦酒”的玻璃瓶等。这些新发现使团队的每个人都兴奋不已，中国劳工在工作之余的闲暇生活仿佛就在眼前。可以想象，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依旧保留着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钟爱那些来自中国、带有家乡元素的物品。同时，又在不断适应新鲜事物，尝试穿皮鞋，努力与当地文化融合，他们思乡心切又对这片陌生的土地充满了期待。

结合已有的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我们尝试去还原这些中国劳工的生活。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适逢美国西部大开发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力，而中国人踏实肯干、吃苦耐劳的精神受到广泛认可。1868年《蒲安臣条约》签订，一部分劳工很有可能是早年跟随利兰·斯坦福修建铁路，后来在农场工作，在利兰·斯坦福打算建立斯坦福大学纪念因风寒去世的独子时，他们参与了斯坦福校园的建设。

随着中央太平洋铁路的竣工，大量华工涌入其他市场，加之美国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反华歧视在美国西部迅速蔓延。尤其是在1882年《排华法案》颁布之后，人们就开始尝试保护他们所拥有的中国工人。

考古学家梅根认为，像许多富有的雇主一样，利兰·斯坦福家族开始在自己的产业上安置中国工人，这在当时反华的大背景下相当罕见。当时中国工人从事的工作多种多样，如厨师、园丁等，而且工资与白人工人相同，这表明这些中国劳工依靠自身过硬的本领，扎根这片植物园，他们应该被给予较为平等的待遇和良好的生活保障，并很快成为了修建斯坦福校园的主力军。1882年，亚利桑那花园建成；1884年，按照计划，中国劳工陆续在植物园种植了约1.2万棵树。从1885年开始，他们参与了斯坦福大学的修建工作，直至1925年最后一名劳工离开。

作为世界顶级高校，斯坦福开放的校园和优美的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然而，鲜有人知，那些有名的地标如棕榈大道、植物园、椭圆形广场、中心广场等，无不凝结着中国劳工的心血和智慧。

我很荣幸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中，见证了中美两国人民的百年友谊，早在100多年前，历史就将中美两国人民交织在一起。ACLQ项目的研究既还原了上世纪中国劳工在美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更体现了他们为美国西部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这项由中美两国考古成员共同参与的“斯坦福及周边地区中国劳工区的调查项目”，既回顾了过去，又连接现在和未来。值此机会，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也祝愿中美两国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共同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在斯坦福大学考古中心学习。）

我和我的棒球队

李青仪

李青仪（前排左六）与棒球队在一起

我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我对着飞过来的球猛地一挥球棒。只听“叮”的一声，球飞出去了，飞得又高又远，飞向了天边。我丢下棒子拔腿就跑，满脑子只想着“回本垒得分”。我跑过了一垒，跑过了二垒，又跑过了三垒，最后朝着本垒冲了过去。我剧烈的喘息和着风声在耳边呼啸。在我踩上本垒板的一瞬间，我被队友们团团围住。他们把我高高地举了起来。就在我被他们抛向空中的一瞬间，我看见天蓝得那么耀眼……

我醒了。泪水濡湿了我的枕头。

天色微明，我得起床了。

今天是我作为这支棒球队的球队经理工作的最后一天。

我像往常一样收拾好工作包——工作证、平板电脑、文具、计分册、水杯、午饭、还有我的幸运棒球。我吃完早饭、换上正装、扣上队帽、背上书包，便出发往球场去了。

自两年前成为球队经理以来，每一场比赛我都是最早到的人，今天也不例外。草坪散发着熟悉的清香，草叶上沾着清晨的露水，一踩上去，鞋子就变得湿漉漉的。抬起头，可以看见蓝天一直往远方延伸开去，有几朵云在飘。我用一只手压着自己的帽子，以免它被哥伦布的大风吹跑。在叠好投手丘的盖布以后，我放下包，坐在球场边金属长凳我最喜欢的位置上，望着空无一人的球场，大声地唱起《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我想成为一名职业棒球教练。

因此，我毅然决然地选择赴美攻读体育相关专业。一入学，我立刻就去报名参加棒球社的选拔。可我从未接受过正规的棒球训练，也没什么运动天赋，自然就被刷掉了。就在我感觉再也不会有机会打棒球的时候，我收到了教练Chad发来的招募经理的邮件。说时迟，那时快，我收到邮件后想都没想就回了“同意”。两周后，我得到了面试的通知，并顺利地通过了面试，成为了球队经理。

我的大学棒球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次随队工作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晴天。我早早地到了球场，紧张地在本垒板侧的金属长凳上坐着四处张望，有些不知所措。这不仅是我第一次作为经理工作，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如此近地观察一群训练有素的棒球运动员。风儿卷着阳光的暖意吹来，远远可以看到有人朝我这里走来。

灰色的棒球服、灰色的棒球裤、红色的帽子——那是我的队员们。

他们来了。

“早呀！”我像平常一样跑进球员席跟他们一个个击掌。

“你今天真好看，”Maxwell笑着说。这场比赛之后，他就要准备毕业了。这大概会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赞美我了吧。我忽然想起那个跟谁都笑着打招呼的Cohen、会笑话我穿着高跟鞋还是小矮个儿的Kev，还有每个比赛日一定会问我“你今天打扮得这么好看是不是有工作面试”的Roger，他们已经毕业了。

球员们开始热身了。跑圈、拉伸，然后练练传接球、接地滚球，为比赛做着准备。与此同时，客队的球员席也慢慢热闹起来。

太阳升得更高了。

我跟两边教练确认完出场名录的时候，裁判员已经来了——比赛即将开始。

我翻开记分册到客队进攻页，调整好雷达枪的高度，最后打开平板电脑到球员出场音乐播放的界面，这才算是完成了所有的赛前准备工作。这时候，教练让球员们全都去场上集合，我也小跑去加入他们的赛前短会。

赛前短会是我最喜欢的球队仪式了。在会上，大家互相鼓励，最后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不仅是比赛，平常训练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环节，多是用来走一下训练流程、讲一讲近来的日程安排。在我看来，这是能让人安心的一个仪式——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啊。

我是球队唯一的女生。

最开始的几次训练，一方面是因为语言障碍，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比较怕生，我完全不知道怎样和队员们打交道。可是他们并没有把我当外人：他们友好地跟我聊天、练习，接送我训练、比赛，还邀请我加入喊口号的圆阵。

最开始跟我打招呼的是Dupler和Fish。他们两个非常要好，每次一定会一起来球场。每次训练，Fish都会热情地跟我问好；Dupler则会教我挥棒、我们经常一起“嘿嘿”笑。于是我也和他们成了好朋友。

每次训练结束，Dupler都会把我送回宿舍楼下。有天晚上我实在是太累了，回去的路上，一不小心在他车上睡着了。

“你醒了吗？”

听到这话我立刻惊醒了，一看时间，才发现已经快午夜1时了。训练0时结束，从训练场到我的宿舍大概车程15分钟。他没有叫醒我，而是足足等了我近40分钟。

这个细节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上午10时整，比赛开始。这是我作为球队经理参加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但我一点也不难过。回望过去的两年，我尝试了太多太多：记分、赛场DJ、社交媒体管理运营、观察记录球员的训练情况……要知道，当初那个连记分都没有接触过的、徒有满腔热血的小姑娘，如今已经是一位可以独当一面的球队经理了。

而做球队经理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和队员们一起训练了——传接球、打击、跑垒……他们是我的兄弟，也是我的教练。跟随他们的指导，我的棒球技术日益见长。为了能巩固跟他们学到的东西，我每天早上5点都会爬起来出去跑圈、做额外练习。

在上周的工作汇报小会上，Chad突然问我：“你想打球吗？”

“想。”

我想啊，我太想打球了！这两年间，场边的我，无时无刻不梦想着和他们一起在球场上追逐白球。

“好。”

“谢谢！”

我突然流下了眼泪。

因为棒球，我结识了一群友善可爱的美国同学。

（作者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大二留学生。）

海外学子离家求学，时空阻隔下，团聚成了奢望。不少海外学子通过寻找“家乡的味道”来排解留学生活的孤独。寻味之路上的种种故事，令人难以忘怀。

离家千里 最念家乡饭

林嘉伟

陈晓菡与同学一起烹制的菜肴

每逢佳节 思乡切切

每当逢年过节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各种节日食物了。对于海外学子来说，这些年节吃的特色食物，不仅承载着他们的思念，更代表着他们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

“春节的时候，周围的中餐馆也都卖饺子。”王绍宏认为，无论餐馆里的饺子好吃与否，过年吃饺子的习俗是他无论身在哪里都不愿意放弃的。“对我来说，只有吃上了饺子才算是过年。”王绍宏说。

对中国人而言，中秋是阖家团圆的节日。而对那些中秋节无法回家团圆的人来说，月饼不仅仅是美味的甜点，更蕴含着他们对团圆的深情期待。“月饼，象征的就是团团圆圆。在国外，每逢中秋节我都会买几块吃，只要一想到我正与家人同时吃着月饼，那种感觉也像是团圆了。”杨家瑞说。

陈晓菡说，最让她无法忘怀的是奶奶包的肉粽。“我不爱吃甜食，因此每到端午节，家里就会包肉粽。奶奶做的肉粽特别好吃。等明年端午节的时候，要是我自己不方便做肉粽，一定去买一些吃。真的忘不了那个味道！”陈晓菡感叹说。

一勺一筷 承载思念

“因为去中餐馆的频率高，我现在与餐馆老板都熟识了。”王绍宏说。他与老板关系不错，有时还可以托老板帮忙，购买到一些并不常见的中餐食材。“有了老板相助，我偶尔也能自己做饭，改善伙食，自己烹饪出家乡的味道。”

“我们几个留学生都是自己做饭。每个人提前做好一道菜，第二天中午聚在一起吃，大家互相品尝彼此的手艺。”陈晓菡说，她非常享受这个与大家一起做菜并分享的过程，一起做饭、分享美食帮助她更好地适应了陌生的留学生活，也加深了她和其他留学生之间的友谊。离家千里，一桌家乡菜是学子们与故乡剪不断的感情纽带，一勺一筷，承载着厚重的思念味道。“我们每天都做饭，每个人的厨艺都进步得特别快，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收获了友谊和快乐。”陈晓菡说。